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北夢瑣言 第五卷

令狐公密狀（木團頭附。）

唐大和中，闕官恣橫，因甘露事，王涯等皆罹其禍，竟未昭雪。宣宗即位，深抑其權，末年嘗授旨於宰相令狐公。公欲盡誅之，慮其冤，乃密奏榜子曰：「但有罪莫舍，有闕莫填，自然無遺類矣。」後為宦者所見，於是南北司益相水火。洎昭宗末，崔侍中得行其志，然而玉石俱焚也已。

乾符後，宮娥皆以木團頭。自是四方效之，唯內官各自出樣，匠人曰「斲軍容頭」、「特進頭」，至是果驗也。

李遠譏曹唐

唐進士曹唐《遊仙詩》，才情縹緲，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。一日，曹往謁之，李倒屣而迎。曹生儀質充偉，李戲之曰：「昔者未睹標儀，將謂可乘鸞鶴。此際拜見，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。」時人聞而笑之。（世謂渾詩遠賦，不如不做，言其無才藻，鄙其無教化也。）

中書蕃人事

李肇《國史補》云：「貞元末，有郎官四人，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粉署，省中謔之為四君子也。」唐自大中至咸通，白中令人拜相，次畢相誠、曹相確、羅相劭、權使相也，繼升嚴郾。崔相慎猷曰：「可以歸矣。近日中書盡是蕃人。」蓋以畢、白、曹、羅為蕃姓也。始，蔣仲相登庸，李景遜尚書西川覽報狀而歎曰：「不能伏事斯人也。」遠托疾離鎮，有詩曰：「成都□萬戶，拋若一鴻毛。」亦博陵之比也。近代吳融侍郎，乃趙崇大夫門生，即世日，天水歎曰：「本以畢、白待之，何乃乖於所望！」歎其不大拜，而亦譏當時也。

徐相譏成中令

唐乾寧中，荊南成令公訥曾為僧，盜據渚宮，尋即真命。末年聘辨，每事標特。初以澧、朗舊在巡屬，為土豪雷滿所據，奏請割隸。相國徐彥若在中書，不為處置，由是銜之。相國出鎮番禺，路由渚宮，成令雖加接延，而常怏怏。饌後更席而坐，詭辯鋒起。相國曰：「令公位尊方面，自比桓、文。雷滿者，偏州一伙草賊耳，令公不能加兵，而怨朝廷乎？」成公赧焉而屈。東海文雅高談，聽之亶亶。成令雖甚敬憚，猶以嶺外黃茅瘴患者髮落而戲曰：「黃茅瘴，望相公保重。」相國曰：「南海黃茅瘴，不死成和尚。」蓋譏成令曾為僧也，終席慚恥之。

韋尚書鑿盧相

唐大中初，盧攜舉進士，風貌不揚，語亦不正，呼「攜」為「彗」（平聲。），蓋短舌也。韋氏昆弟皆輕侮之，獨韋岫尚書加欵，謂其昆弟曰：「盧雖人物甚陋，觀其文章有首尾。斯人也，以是卜之，他日必為大用乎！」爾後盧果策名，竟登廊廟，獎拔京兆，至福建觀察使。向時輕薄諸弟，率不展分。所謂以貌失人者，其韋諸季乎！

薛逢賞王助

唐大中初，綿州魏城縣人王助舉進士，有奇文，蜀自李白、陳子昂後，繼之者乃此侯也。嘗撰《魏城縣道觀碑》，詞華典瞻。於時薛逢牧綿州，見而賞之，以其邑子延遇，因改名助，字次安，壯其文類王勃也。自幼婦刊建，薛使君列銜於碑陰，以光其文。雖兵亂焚蕩，而螭首巋然。好事者經過，皆稅駕而覽之。助後以瞽廢，無聞於世，賴河東公振發增價，而子孫榮之。其子樸仕蜀，至翰林學士。

陳陶癖書

大中年，洪州處士陳陶者，有逸才，歌詩中似負神仙之術，或露王霸之說，雖文章之士，亦未足憑，而以詩見志，乃宣父之遺訓也。其詩句云：「江湖水深淺，不足掉鯨尾。」又云：「飲冰狼子瘦，思日鷓鴣寒。」又云：「中原不是無麟鳳，自是皇家結網疏。」又云：「一鼎雄雌金液火，□年寒暑鹿裘衣。寄與東流任斑鬢，向隅終守鐵梭飛。」諸如此例，不可殫記。著《癖書》□卷，聞其名而未嘗見之。（或云：「《癖書》是鍾離從事陳岳所著。」今兩存之。）

陽朔山水

王贊侍郎，中朝名士。有弘農楊遽者，曾到嶺外，見陽朔、荔浦山水，談不容口。以階緣，嘗得接琅琊從容，不覺形於言曰：「侍郎曾見陽朔、荔浦山水乎？」琅琊曰：「某未曾打人唇綻齒落，安得而見？」因之大笑。楊幸俄而選求彼邑，挈家南去。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。

淮浙解紛詔

唐僖宗皇帝蒙塵於蜀，朝士未集，闕人掌誥。樂朋龜、侯翮輩雖居翰林，而排難解紛之才，非所長也。高太尉鎮淮海，擁兵不進，與浙西周寶不睦，表章遞奏，各述短長。朝廷欲降詔和之，學士草詞，殊不愜旨。前進士李端有壯筆，軍容田令孜知之，召而與語，授以毫翰。李仍請酒，飲數杯，詔書一筆而成，文藻之外，乃奇辯也，深稱上旨。除行在知制誥，官至省郎。舊說李紳相鎮淮海，奏薦副使章服，累表不允。有一舉人候謁，紳相知其文詞，請撰一表，其略云：「當道地管八州，軍雄千乘，副使著綠，不稱其宜。」相國大喜，果以此章而獲恩命也。李太尉破昭義，自草詔意而宣付翰林。至如鄭文公自草高太尉詔，皆務集事，非侵局奪美也。

吳融天幸

錢尚父始殺董昌，奄有兩浙，得行其志，士人恥之。吳侍郎，趙州蕭山縣人，舉進士，場中甚有聲采，屢遭維繫，不遂觀光，乃脫身西上。將及蘇臺界，回顧有紫綬者二人追之，吳謂必遭籠罩。須臾，紫綬者殊不相顧，促遽前去，至一津渡，喚船命吳共濟。比達岸，杳然失之。由是獲免。爾後策名升朝。是知分定者，必有神明助之。

沈蔣人物

沈詢侍郎，精粹端美，神仙中人也。制除山北節旄，京城誦曹唐《遊仙詩》云：「玉詔新除沈侍郎，便分茅土領東方。不知今夜遊何處？侍從皆騎白鳳凰。」即風姿可知也。蔣凝侍郎亦有人物，每到朝士家，人以為祥瑞，號「水月觀音」，前代潘安仁、衛叔寶何以加此？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，時號「玉筍班」。（沈詢子仁偉，官至丞郎，人物酷似先德，所謂世濟其美。又外郎班者柴不雜，亦號「玉筍班」也。）

張濬樂朋龜與田軍容中外事

舊例，士子不與內官交遊。□軍軍容田令孜擅回天之力，僖皇播遷，行至洋源，百官未集，闕人掌誥。樂朋龜侍郎亦及行在，因謁中尉，仍請中外，由是薦之充翰林學士。張濬相自處士除起居郎，亦出子方之門，皆申中外之敬。泊車駕到蜀，朝士畢集。一日，中尉為宰相開筵，學士泊張起居同預焉。張公恥於對眾設拜，乃先謁中尉，便施謝酒之敬。中尉訝之。俄而賓主即席，坐定，中尉白諸相曰：「某與起居，清濁異流。曾蒙中外，既慮玷辱，何憚改更？今日猥地謝酒，即又不可。」張公慚懼交集。自此甚為群彥薄之。樂公舉進士，初陳啟事謁李昭侍郎自媒云：「別於九經、書史及《老》、《莊》泊八都賦外，著八百卷書，請垂比試。」誠有學問也。然於制誥不甚簡當，時人或未可之。

薛少師拒中外事

唐薛廷珪少師，右族名流，仕於衰世。梁太祖兵力日強，朝廷傾動，漸自尊大，天下懼之。孤卿為四鎮官告使，夷門客將劉翰先來類會，恐申中外，孤卿佯言不會，謂謁者曰：「某無德，安敢輒受令公拜。」竟不為屈。泊受禪之後，勉事於梁，而太祖優容之，壽考而終也。中間奉命冊蜀先主為司徒，館中舊疾發動，蜀人送當醫人楊僕射，俾攻療之。孤卿致書感謝，其書末請借肩輿，歸京尋醫。蜀主訝之，乃曰：「幸有方藥，何不俟愈而行？」堅請且駐行軒，公謂客將曰：「夜來問此醫官。殊不識字，安可以性命委之乎？」竟不服藥而北歸。後唐相國韋公說，仕梁為中書舍人，倅輅於錢塘。先是，錢尚父自據一方，每要姑息。梁主以河北、關西悉為勍敵，又頻失利於淮海，甚藉兩浙牽掎之，其次又資貢賦，凡命使臣遠泛滄溟，一則希其豐遺，二則懼不週旋，悉皆拜之。錢公亦自尊大，唯京兆公長揖而已，既不辱命，識者異之，竟有巖廊之拜也。

楊晟義母（安師建附。）

唐楊晟始事鳳翔節度李昌符，累立軍功，因而疑之，潛欲加害。昌符愛妾周氏愍其無辜，密告之，由是亡去而獲免也。後為駕前五□四軍都指揮使，除威勝軍節度使，建節於彭州。撫綏士民，延敬賓客泊僧道輩，各得其所，厚於禮敬，人甚懷之。李昌符之敗，因令求訪周氏。既至，以義母事之。周氏自以少年，復有美色，恐有好合之請。弘農告誓天地，終不以非禮偶之。每旦未視事前，必伸問安之禮，雖厄在重圍，未嘗廢也。新理之所，兵力未完，遽為王蜀先主攻圍，保守孤城，救兵不至，凡□日而為西川所破而害焉。

有馬步使安師建者，楊氏之腹心也，城克執之。蜀先主知其忠烈，冀為其用，欲寬之。師建曰：「某受楊司徒提拔，不敢惜死。」先主歎（一作「嗟」。）賞而行戮，為設祭而葬之。

成令公和州載

唐天祐中，淮師圍武昌不解，杜洪令公乞師於梁王。梁王與荆方睦，乃諷成中令帥兵救之，於是稟奉霸王欲親征。乃以巡屬五州事力，造巨艦一艘，三年而成，號曰「和州載」。艦上列廳萬事泊司局，有若衙府之制，又有「齊山」、「截海」之名，其於華壯，即可知也。飾非拒諫，斷自己意，幕僚俯仰，不措一詞，唯孔目官楊厚贊成之。舟次破軍山下，為吳師縱燎而焚之，中令溺死，兵士潰散。先是，改名曰「汭」，汭字，即水內也，水內之死，豈非前兆乎！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，俘載軍人百姓、職掌伎巧、僧道伶官，並歸長沙。改「汭」之名，「和州」之說，蓋前定也。

韋太尉伐西川

唐陳敬瑄據成都府拒命，韋太尉昭度充招討使，率東川兵以伐之。王蜀先主時為草賊，剽掠諸縣，乃擁手下兵投掌武，署為衙內指揮使，資其爪牙也。因奏請割西川數州，就臨邛建節以授之。蜀主卑謙多智，事韋公甚謹。掌武量其事勢，終不能駕御。況軍旅之事，又非所長，每欲攻城，請戎服臨陣，慮矢石所及，不敢近前，掌武曰：「軍人安敢無禮？」東川都顯有唐吃人者，呼而戒之曰：「人肉何如豬羊？」乃賜一緡，俾充肉價，他皆仿此。重圍二年，蜀城已困，不日將下。一旦門外喧嘩，以軍糧闕乏，兵士擒曳掌武親吏駱別駕名志者，嚙而啖之。由是懼罹其禍，遽托疾，以西川牌印付蜀主而歸朝。雖曰不武，斯亦用智自免也。

章魯封不幸

屯難之世，君子遭遇不幸，往往有之。唐進士章魯封，與羅隱齊名，皆浙中人，頻舉不第，聲采甚著。錢尚父土豪崛起，號錢塘八都，泊破董昌，奄有杭、越。於是章、羅二士，罹其籠罩。然其出於草萊，未諳事體，重縣宰而輕郎官，嘗曰：「某人非才，只可作郎官，不堪作縣令。」即可知也。以章魯封為表奏孔目官，章拒而見答。差羅隱宰錢塘，皆畏死稟命也。章、羅以之為恥，錢公用之為榮。玉石俱焚，吁，可惜也！或云章魯封後典蘇州，著《章子》三卷行於世。羅隱為中朝所重，錢公尋倍加欵，官至給事中，享壽考，溫飽而卒。

裴氏再行（歸登尚書附。）

唐裴司徒璩，性靳嗇，廉問江西日，凡什器圖障，皆新其制，閉屋緘貯，未嘗施用。每有宴會，即於朝士家借之。在番禺時，

鍾愛一女，選滎陽鄭進士以婿之。才過禮期，遽屬秋薦，不免隨計，無何到京，尋報物故。五教念女及婿，不勝悲痛，而鄭偶笑之。蓋夫婦之愛未深，不解思慮，非有他故也。大凡士族女郎，無改醮之禮，五教念女早寡，不能忘情，乃召門生故吏而告之，因別適人。亂倫再醮，自河東始也。元禎（一作「頑」。）少監、蘇滄中丞、賜紫楊玘少尹與五教親吏別駕，說皆同。

歸登尚書每浴，皆屏左右，自於浴斛中坐移時。或有窺者，見一巨龜吹水也。性甚鄙畜，嘗爛一羊脾，旋割旋啖，封其殘者。一旦內子於封處割食，八座不見元封，大怒其內。由是沒身不食肉。斯亦愈於和嶠之流也。

閉門避蠻（王先主附。）

西川自唐劉辟構逆後，久無干戈，人不習戰。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，蠻旗才舉，望風而潰。咸通中，長驅直抵府城，居人有肩戶而拒之，蠻亦不敢扣門也。嘗有一蠻，迷路入廣都縣村墅，里人相率數百輩叫噪而逐之，蠻一回顧，卻走如堵牆崩焉。自晝及暝，終不能擒致。其怯懦如此。王蜀先主時，雲南寇蜀。蜀軍勇銳欲吞之，俘擒啖食，不以為敵，與向前之兵，百倍其勇也。

高太尉機詐

咸通中，南蠻圍西川，朝廷命太尉渤海高公駢自天平軍移鎮成都。戎車未屆，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，仍畫一符於郵亭遞之，以壯軍聲。蠻酋徵交趾之敗，望風而遁。先是，府無羅郭，南寇才臨，遂成煨燼，士民無久安之計。渤海規畫地勢，圖版築焉。慮畚鍤將施，亭堠有警，乃命門僧景山（此僧多為掌武決策，人謂是龐勛漏網而變名也。）奉使入南詔，宣言躬自巡邊。自下手築城日舉烽，直至大渡河，凡九□三日，樓櫓轟然，旌旆竟不行，而驃信警栗不暇。兵以詐勝，斯之謂也。

張道古題墓

唐天復中，張道古，滄州蒲臺縣人，擢進士第，拜左補闕，文學甚富，介僻不群。因上《五危二亂表》左授施掾，爾後入蜀。先是，所陳《二亂疏》云：「只今劉備、孫權，已生於世矣。」懼為蜀主所憾，無路棲托。泊逢開創，誠思徵召，為幕僚排擯，卒不齒錄，竟罹非命也。嘗自筮，遇凶卦，預造一穴，題表云「唐左補闕張道古墓」，後果遇害而瘞之。人有獲其上蜀主書遺稿，極言幕寮掩其才學，不為延譽，又非違時變，盤桓取禍之流也。（補闕深於象象，著書號《易題》數卷，行於世。）

敘巢居子

唐貞元中，秭歸人覃正夫頃棲廬岳，帥符載徵召為文，竟汨沒於巴巫也。或有以其文數篇示愚，辭韻挺特，風調凜然，真得武都之刀尺也。號《巢居子》，有二□卷。愚因致書於歸州之衙校李玩，俾搜訪之。書未達前三日，里人家藏全集者，適遇延熱而煨燼之。嗟乎！鄙於覃生，異時也，苟得繕寫流布，振彼聲光，而焚如之酷，何不幸之甚也！

羅袞不就西川辟（李頻黃匪躬附。）

唐羅員外袞，成都臨邛人，應進士舉，文學優贍，操尚甚高。唐大順中策名，不歸故鄉。時屬喪亂，朝廷多故，契闊兵難，備歷饑寒。蜀先主致書於翰林令孤學士、吳侍郎，選書記一員，欲以桂陽應聘。外郎謂知己曰：「誓擁馬通衢，服弊布衣以俟外朝，無復西歸為魯國東家丘也。」竟通朝籍，終於梁禮部員外郎也。蜀人有志者，唯外郎乎！揚子雲二息亡，遺體葬於蜀，與夫延陵季子，何相遠哉！近代李頻、黃匪躬，皆嶺表人，頻即遺其糟糠，別婚土族；黃即三□年不返鄉里，於時妻母俱在，又何必乎！

高測啟事（韓昭附。）

唐高測，彭州人，聰明博識，文翰縱橫，至於天文曆數、琴棋書畫、長笛胡琴，率皆精巧。乃梁朝朱異之流。嘗謁高燕公，上啟事，自序其要云：「讀書萬卷，飲酒百杯。」燕公曰：「萬卷書不易徵詰，百杯酒得以奉試。」乃飲以酒，果如所言。僖皇帝幸蜀，因進所著書。除秘校，卒於威勝軍節度判官也。

韓昭，仕王氏至禮部尚書、文思殿（一云「麗文殿」。）大學士。蘊有文章，至於琴棋書算射法，悉皆涉獵。以此承恩於後主。時有朝士李臺嘏曰：「韓八座事藝如折襪線，無一條長。」時人譏之。

符載侯翻歸隱（趙蕤附。）

唐武都符載，字厚之，本蜀人，有奇才。始與楊衡、宋濟棲青城山以習業。楊衡擢進士第，宋濟先死無成，唯符公以王霸自許，恥於常調懷會之望。韋南康鎮蜀，辟為支使，雖曰受知，尚多偃蹇。韋公於二□四化設醮，請撰齋詞。於時陪飲於摩訶之池，符公離席盪漱，命使院小吏□二人捧硯，人分兩題，繞步池濱，各授口占，其敏速如此。劉辟時為金吾倉曹參軍，依棲韋公，特與撰《真贊》，其詞云：「矯矯化初，氣傑文雄。靈螭出水，秋鶻乘風。行義則固，輔仁乃通。他年良覲，麟閣之中。」洎京兆變故，彭城知留務，起雄據之意，符為其所縻，凡有代奏，愈更恭順。劉辟之敗也，幕僚多罹其禍，唯符生以箋奏稿草一篋呈高崇文相公，長揖東下，棲於廬山，即前之《真贊》，可謂有先鑒也。居潯陽二林間，優游卒歲。南昌軍奏請為副倅，授奉禮郎，不赴。命小僮持一幅上於襄陽，乞百萬錢買山。四方交辟，羔雁盈於山門。草堂中以女妓二□人娛侍，聲名藉甚。於時守道循常者，號曰「兇人」。（曾覽符公全集，其文簡舉清便，入其堂與者，唯建平子覃正夫乎！宋濟雖有詞學，其文冗泛，非符之流。湛賁卒於彭山宰，墓銘即宋文也。）

唐光啟中，成都人侯翻，風儀端秀，有若冰壺。以拔萃出身，為邠寧從事。僖皇播遷，擢拜中書舍人、翰林學士。內試數題目，其詞立就，舊族朝士，潛推服之。僖宗歸闕，除郡不赴。歸隱導江別墅，號「臥龍館」。王蜀先主圖霸，屈致幕府。先俾節度判官馮涓候其可否。馮有文章大名，除眉州刺史，田令孜拒朝命，不加之任。羈寓成都，為侯公軫恤，甚德之，其辟書，即馮涓極筆也。侯有謝書上王先主，其自負云：「可以行修箋表，坐了檄書。」（其先人，蜀之小將也。）

趙蕤者，梓川鹽亭縣人也，博學韜鈴，長於經世。夫婦俱有節操，不受交辟。撰《長短經》□卷，王霸之道，見行於世。